

## 「新阿溪縱走」阿伯領隊的體驗

工務室退休技士 施宏錡

「青春不是人生的一段時光，青春是心理的一種狀況，歲月不能使人老邁，使人老邁是捨棄了理想與信心。~~~」以前讀雅禮補校時，曾恕衡老師把英文「青春」註1 詩歌譯成中文，給學生當作課外讀物。也因為這篇文章，讓年過七旬的奇哥，至今仍保有赤子之心。

2019 年 12 月爬七星山時，因緣際會認識國中特教老師阿雅，也因為她提起「阿溪縱走」，觸動了深埋在奇哥心中的神經。加上讀過「青春」這首詩，讓退休多年的奇哥，重新燃起了勇氣，與挑戰的信心，決定規劃帶團登山。

以前的「阿溪縱走」是救國團暑期青年活動熱門路線，也是年輕學生嚮往去的地方。「新阿溪縱走」則是在「阿溪縱走」因地震路線塌方不通，山友另開闢的新路線。路線要翻山越嶺起伏大，對上年紀的人而言，想完走很不易。奇哥年輕時，也曾對它十分嚮往。但那時初中到大學，都是半工半讀，根本沒時間參加。

真正對爬山有興趣，是 2000 年以後的事。奇哥自 1975 年工專畢業後，工作了 20 多年才插班讀大學，並在同學阿添帶隊下，第一次參加北大武山三天兩夜的行程。往後又多次跟著他及林口登山協會辦的爬山活動，學習登山及如何搜集資料，與帶團等基本知識。累積了不少的經驗，也愛上爬山。

退休前，常和中華民國啟聰協會的褚錫雄一起爬山，雖然兩人都是聽障，不同的地方是，奇哥可以利用說話與讀唇的能力，和外界溝通。聽不到聲音登山碰到困難時，在求救上，會有溝通上的阻礙與困擾。但是，拜現代科技之賜，手機和簡訊的發明，讓聽障人可藉此與外界溝通無阻。

2014 年從公職退休後的奇哥，行有餘力決定幫助身障朋友，並訓練視障的學妹跑步、登山。2016 年帶領她及三位聽障的朋友，在一天之內，來回登上玉山主峰成功，讓他信心大增。2018 年帶領因車禍而截肢的學弟，及患小兒麻痺下體肢障的朋友，登上排雲山莊。

在規劃「新阿溪縱走」活動時，事先有請教參加過「阿溪縱走」的朋友們提供寶貴意見，也上網搜集相關的路線及登山資料。有位藝術家的朋友，年輕時曾參加過這條路線，她不贊成奇哥親自出馬當「豆油」，建議花錢僱請協作，幫忙扛行李兼嚮導。她是耽心奇哥年紀大，背重裝登山體力會吃不消，何況是沒去過的地方，聘請嚮導較安全些。但是，在經過多方面的徵詢與考量後，最後奇哥沒有採納她的建議，決定親自帶團。

沒想到好事多磨，出發前半個月閃到背脊，不管是白天或夜晚，左手臂與頸椎骨都無法正常地轉動，晚上更無法平躺睡覺，而感到很痛苦。經復健醫生診斷是「低頭族症」，這是因玩手机常低著頭，或坐在電腦桌前姿勢不當，造成頸椎骨突出，壓迫神經所致。奇哥自忖以目前身體的狀況，還能帶團登山？

更糟的事是，這段時間內「新冠病毒-Covid-19」(武漢肺炎)快速蔓延到全世界，臺灣也進入疫情管制。出門一定要戴口罩，搭乘大眾捷運、高鐵等交通工具都要戴口罩；若有感冒發燒，或體溫超過攝氏 37.5 度者，會被禁止搭乘大眾交通工具，以避免病菌/病毒傳播。此外，內人的勸阻，一時讓奇哥不敢妄動。還好「青春」適時在腦中浮現，在病痛和疫情雙重夾擊下，決定延期舉辦，並在 2020 年 4 月 4 日完成了。也證實了無論您的年紀多大，只要身體健壯，

想法與時俱增，仍有能力帶領完成夢想的。這段驚險旅遊的過程，且聽奇哥娓娓道來。

「阿溪縱走」路線自 1999 年 921 大地震後，阿里山森林鐵路眠月支線，山崩把鐵軌掩埋，多處不通廢棄至今。大塔山 1 號明隧道約 10m 長的地方，塌方嚴重觸目驚心。但是，來此參觀的人潮不絕，林務局後來在崩塌段，設有鋼筋階及鋼索，方便登山客腳踏 U 型鋼筋，攀繩安全地通過崩落段。第 2 號隧道，幾乎全為落石所堵塞，只剩中間留有直徑 70 公分大小的洞孔，勉強可容一人進出。

第一次走鐵路眠月支線，是由阿里山閣大旅社旁的小徑出發，被鐵軌兩旁高大的檜木林，與四周美景所震懾。走到大塔山 1 號明隧道前，崩塌處的斷崖，讓奇哥看了倒抽口冷氣。想到 20 公斤重的背包，要如何連人帶包安全通過斷崖？沈思一會，先把背包的腰帶扣好並繫緊，再把胸帶固定，防止因移動致背包重心不穩，連人帶包跌落山谷。奇哥先沿繩梯慢慢下降，再攀繩一步一步爬上陡坡，待通過斷崖後，卸下背包，回頭協助成員逐一通過斷崖。接著經大塔山 2 號明隧道，穿過短短 10m 的 1 號隧道，來到第 2 號隧道。此處隧道長約 144m，中段完全塌方，土方把鐵軌全掩埋了，只在中央上方，留有直徑約 70 公分大小的洞孔，勉強可容一人弓著身體通過。穿過洞孔後，藉著頭燈微弱的照明，走完漆黑而長的隧道。

出隧道後，RC 鐵路橋樑上的鐵軌，透空的枕木支架上，每塊間距約為 25~35 公分寬，中間釘塊寬約 25 公分的木板，方便遊客快速通過。橋樑下方則是深約 5m 至 30m 不等的溪谷，若雙腳踩空，掉落到溪底非死即傷。

眠月線到石猴站的橋樑總共有 24 座，每座橋樑的長度，從最短的 5m 到 100m 不等，有直線的，也有彎曲的。過了第 5 號隧道後，是一葉蘭的保護區，可惜去時不是開花季，沒看到蘭花有些可惜。想到高中有位同學，就是在透空的鐵路橋樑上行走，一腳踩空掉落溪谷，還好卡在樹枝檢回一命~~~因而要大家專心，腳要確實地踩踏木板上過橋，直到通過最後一座橋樑（24 號），第一天驚險的旅途，算是安全了。

清明連假到此的遊客很多，有的早就在鐵軌兩旁，或石猴景觀區參觀平台上紮營。觀景台右前方似石猴的岩石是地標，上方的猴頭在 921 地震時斷落，成了無頭的猴身。由參觀平台往步行約 80 公尺，來到石猴廢棄的舊車站，此時已有另一隊伍的四座營帳。因考量天候及如廁方便等問題，在此地紮營，比在露天的平台安全，且尚可供三個營帳紮營的空間。要汲取泉水生火煮飯，須往回走到 24 號橋樑旁的一處山泉，盛了山泉水回來，然後輕鬆地吃晚餐。

第二天（3 日）晨七時，由石猴舊車站出發，沿著鐵軌行走，經過落石塌方嚴重區，開始高繞以避開流失的路基，以策安全。自此沿等高線逐階上升，由石猴地區上升 220m 一直到最高點的松山（2557m）地標後，再下降到落差約有 740m 的水漾森林。沿途針葉林掉落的樹葉，把地面覆蓋成一層厚實的軟鋪面，看不到路跡，若不仔細分辨路徑容易迷路。行走在其上，感覺像是在飄浮的地板面上行走~~~。

因素秋老師背三人份營帳一只，事前忘了把背包內的一些重量，分配給其他成員，讓她背重背包上坡時，背包壓得她快透不過氣來，下坡又耽心滑倒，行走速度自然就慢些。比預定抵達水漾森林，與眠月神木分叉路口的時間，落後約 1 個小時半。加上進行中途，她的鞋底突然開口笑了，雖然在酒瓶營地時，阿雅有用膠帶幫素秋老師把鞋底黏牢。可惜走不到一公里多，鞋底又開口笑了。氣得素秋老師把鞋扔掉，直接穿防雨鞋套。但是，在沒有穿鞋，僅穿防水鞋套，走路還是不太方便。好在鴻德有多帶一雙跑鞋備用，暫時解除她沒鞋穿的窘境。

四點下起毛毛雨，先前素秋老師還沒走到水漾森林，就因沒鞋可穿又碰到下雨，心情很不

好，一直嚷著「今晚可能走不到水漾森林~~~」的負面話。奇哥不敢說什麼，也不想回答她的問題，趕緊跟在阿雅後面走，想借重她手機內建置的無網路地圖，確定方向沒走有錯，及早走到水漾森林紮營，避免大家被雨淋成落湯雞。

此時有兩位登山客從後面經過，他們是到眠月賞完神木，擬回到水漾森林營地。阿雅向他們詢問，始知離水漾森林約有一公里，再往前走約 15 分鐘就可到達，再慢的話，25 分鐘都可到達。看到前方右邊旁，有大片湖水在霧中若隱若現，猜想堰塞湖---水漾森林就在那地方。

就這樣讓我們倆信心大增，五點十分走到谷底，踩著鵝卵石的步道來到湖邊，此時已有幾座帳篷已搭好。待大夥全到達，立即展開整地紮營的工作，不一會三座不同色彩的營帳，連同他隊的營帳，把水漾森林點綴成彩色繽紛的小村莊。不多時小雨停了，遠處飄來層層薄霧，與近處水中枯樹，矮草叢的倒影，映在湖面上，湖邊彩色繽紛的營帳，把水漾森林點綴成乙幅詩情畫意的畫面。

在湖邊潮濕而多碎石的地面上，開始燒開水煮晚餐。由於中途淋了兩小時的小雨，抵達水漾森林時，喉嚨感到有些不舒服，便先煮鍋熱薑糖茶，要大家先喝了怯寒，再吃晚餐以防止感冒。之前因雨淋而濕了衣，便在營帳內換上乾衣，因大家重裝走了一整天已很累，三名女士先入營帳小睡。但是，當領隊的奇哥再怎麼累，還是要解決大家肚子饑腸的問題。

原先準備好早餐三明治的餡料，是由紅蘿蔔、蘋果、洋蔥的切片，攪拌而成的。因大家早已委託素秋老師買好雜糧麵包，對三明治就沒興趣。為了第三天的行程能夠減量，便把這些餡料全部倒入鍋內，加雞蛋煮成蔬菜蛋花濃湯，連同簡易速食飯包一起吃掉，最後把剩下的紅豆湯喝完。富含蛋白質的雞蛋，則煮熟留到早上每人分一粒吃，這樣回程總共可減重 4 公斤。

夜晚的水漾森林一片漆黑，餐後不到晚上八點，大家早已累得睡去。奇哥和鴻德則忙著處理善後。

檢討今天的行程，因下雨又是下坡路，地面潮濕略滑，在踩踏下坡時，除了素秋和易佑兩位老師沒有滑倒外，其他 4 人都有滑倒，幸無大妨。但是，身為領隊的奇哥也跟著滑倒，除了大腿有擦傷外，此外並無大妨，真是不幸中的大幸，但已讓奇哥有些心驚。

凌晨二時因尿急醒來，戴著頭燈到營帳外 30 公尺矮草叢林解放。抬頭看到天空，閃亮著許多星光，判斷明天早上一定是好天氣，也就愉快地回到營帳繼續睡覺。

4 日凌晨五點醒來，先和鴻德一起走到離營地外，約有 80 公尺遠的一條小溪流，撈取乾淨的溪水 5 公升帶回營地，先燒開水煮薑糖茶，喝了以驅寒並防止感冒。尤其是在「武漢肺炎」疫情嚴峻的時刻，團隊中任何人不可有發燒的情事發生。

吃完早餐，整理好行囊，收拾現場的垃圾，裝入塑膠袋準備帶下山，以還給大地乾淨，達到「無痕山林」的目標。乘著出發前的空檔，一起在湖邊拍張團體照，算是當作紀念吧！

七點十分出發，一路攀繩上升，接著沿平緩的亞杉林道前行。到了鹿屈山叉路口，從右側小徑下切到亞杉林道，繼續前行。上午十點十分多，來到廢棄舊工寮時，與預定抵達的時間相差無幾。奇哥早上五點半在營地吃完早餐，走到此地肚子早已餓得發慌，當即下令大家在樹林休息半小時吃午餐。因昨天大家重裝上到最高點的松山，再下降到最低點的水漾森林，速度過慢而延誤了 2 小時，他們怕在此休息，到達終點的仁亭會有延誤，後續預訂的行程又要被耽誤，所以不敢多所停留，更何況才早上十點多，還不到吃午餐的時候。

此時奇哥有些生氣了，便說準時抵達仁亭應沒問題，且休息是恢復體力，以便走更長遠的路。若因在此休息，而延誤後面已定的行程，那麼超過預定抵達仁亭的時間，所有旅遊費用奇

哥請客，已繳交的費用全數退還。奇哥這霸氣的發言，把成員嚇得禁聲，乖乖地在樹林休息。待肚子吃飽了，休息夠了又養足體力再出發。

因為昨天由松山下坡到水樣森林時，有人在潮濕凹凸不平的坡面滑倒，為了能趕在預定時間到達終點，加上是在平緩的林道行走，加快腳步安全上應沒問題。但是，怕再有滑倒的情事發生，在泥地與地面凹凸不平及狹窄的小徑，仍要很小心地通過。

這回由鴻德在前頭帶路，中途一度為原住民的隊伍超過，到了之字型下坡路口，稍事休息10分鐘後再出發。奇哥和鴻德原想幫女生分擔背包的重量，以加快步行速度，被素秋老師和皮皮拒絕，只好默默地在她們後面押隊。

就這樣距終點的仁亭尚有2公里多的路程，雨又開始下起來且起濃霧，行走速度自然慢下來。到了鹿屈前山叉路口，有標示指出通往終點的仁亭有條捷徑，約可節省半公里。考量大家背的行囊過重，仍以走林道下山較安全，雖然要多走半公里。但是，只要安全，且能在預定時間內抵達，多走半公里也是十分值得。

沿著之字型林道快步走下山，抵達終點的夏林溪仁亭時，時間剛好是下午2點整，雨停了人也安全地下山，至此奇哥總算鬆了口氣。

「新阿溪縱走」原計畫舊曆新年出發，歷經「閃背」及「武漢肺炎」，而讓活動延誤到清明假期，最後如期出發，也完美地劃下句點。現在，領隊阿北可以一鞠躬下台了。

感謝阿雅老師對奇哥的信任，讓他規劃行程並擔任領隊。也謝謝素秋老師代訂去回程包車，以及下山後在鹿谷餐廳聚餐。

回想在規劃路線、訓練時，奇哥已非37歲的小伙子，而是73歲的老頭子。之前朋友都建議僱請嚮導或協作，帶路以策安全。但是，幾經考量及研判路線，加上「青春」詩歌，適時在腦中浮現。才決定扛下領隊的重擔，也安全地完成任務。可見年齡不是一種阻礙，而是取決於您的心境，與對事情的態度。

未了借用下述的話：

人生就像一場旅途，一路艱辛，一路風景。

沒有什麼走不過去的坎，也沒有什麼走不通的路。

接受挑戰才有生存的勇氣，也有活下去的理由。

謝謝「青春」這首歌讓73歲的阿北，保有37歲的活力與挑戰的勇氣。

註1：「青春」的作者是繆爾·厄爾曼（Samuel Ullman），1840年生於德國，後移居美國。年屆70，才開始寫作。

